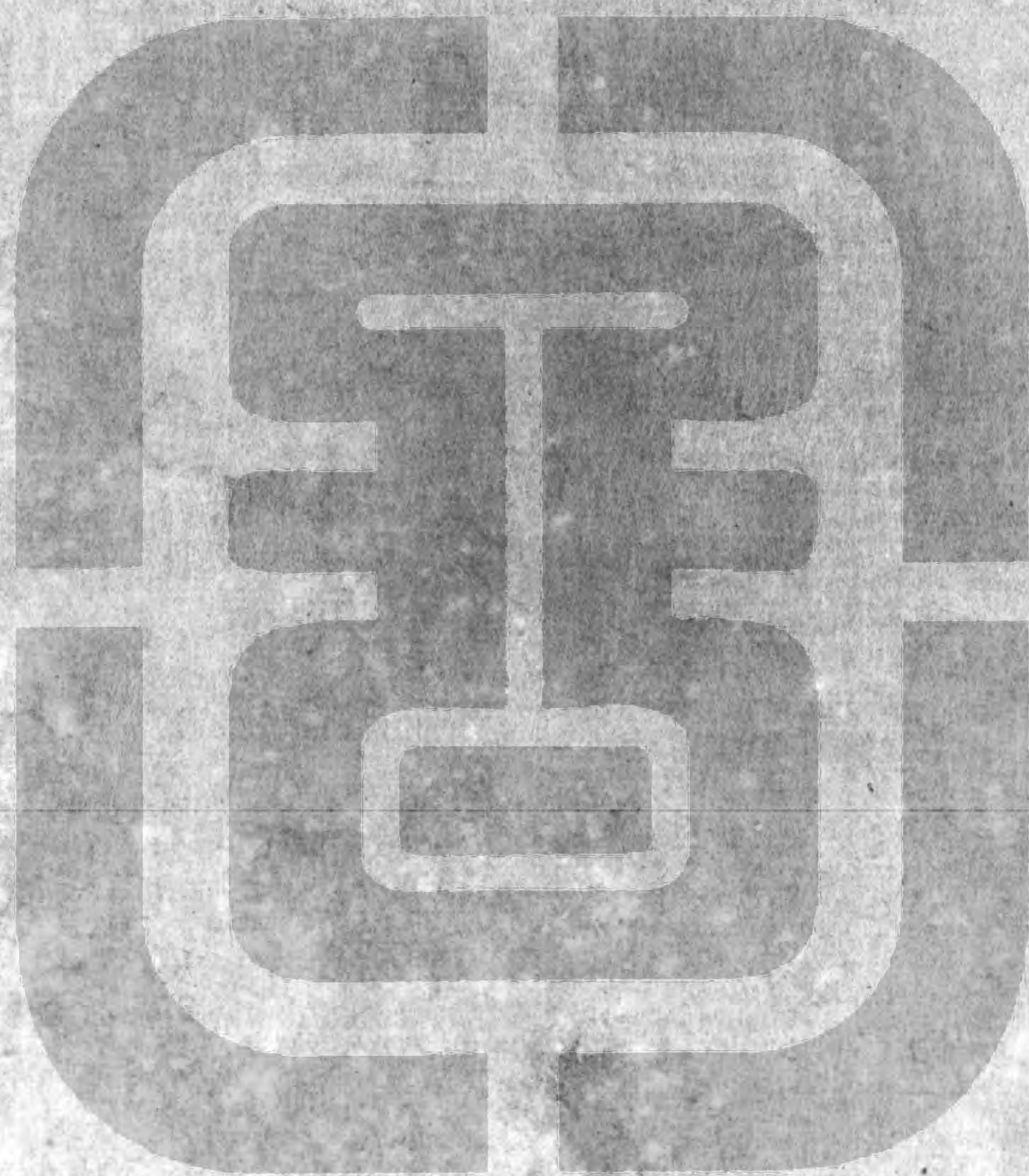


宋槧太平御覽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五

人事部三十六

沐

沐

浴

盥

游



說文曰沐濯髮也

毛詩衛淇澳伯兮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

為容

大戴禮夏小正曰五月蓄蘭為沐浴

禮記曲禮上曰居喪之禮頭有瘡則沐矣

又檀弓下曰石駘仲卒

駘仲衛大夫也

無適子有庶子六人下所

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

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

衛人以龜為有知

又內則曰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

左傳僖中曰初晉侯之奔豎頭須守藏者竊藏以逃出時

盡用以求納之求納及入求見公辭以沐謂僕人曰沐則

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

為羈縻之僕國君而讎正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

見之

又僖下日衛叔武將沐聞君至而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

殺之公知其無罪枕股而哭之

又哀下日齊子我夕夕視陳逆殺人逢之陳逆子行陳氏

遂執以入執逆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潘

沐頭

論語憲問耻曰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

家語曰凡喪小功已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旦祭日沐

浴為齋潔也

史記日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

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起以待士猶

恐失天下之賢人

漢書日竇皇后弟廣國字少君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

上書自陳左右見問之曰姊去我西時與我訣傳舍中丐

沐沐我飯我乃去后持之而泣也

又日鄧通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沐浴不欲出於是文帝賜

通巨萬

又日吳王遺諸侯書曰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

餘年怨入骨髓言心有所懷志欲壹有所出之久矣謂發

又日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至給車尚書

精力於職沐浴未嘗出

又曰董賢每賜沐浴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
 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盧
 又曰張蒼德安國侯王陵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
 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
 又曰孔光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沐日歸休兄弟
 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
 鄧粲晉記曰春陵長楊雄起兵討王敦城陷為敦所擒敦
 欲活之使還邑舍洗沐眾人皆賀雄曰吾夢乘車桂肉其
 傍肉必有筋筋者斤吾其死也敦果刑雄
 晏子春秋曰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不去
 左右晏子入曰有術客與醫俱言曰能生死者聞嬰子疾
 請治之公喜起曰病猶可為乎哉晏子曰客之通也使君
 潔沐浴飲食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

子令棺人斂之而復曰醫不能治病也斂矣不敢不以聞
 公作色不悅曰吾為君給而已矣

莊子曰孔子見老聃聃新沐被髮似非人孔子曰先生體
 若槁木似遺物乎老子曰吾遊物之初孔子出告顏淵曰

丘之道其猶醯雞司馬彪注曰醯雞酒上飛蚋也雖有奔髮之勞而有長髮之

韓子曰古諺曰為政若沐也雖有奔髮之勞而有長髮之

利惟又曰僖侯將沐湯中有礫問之曰當有人欲代湯者

呂氏春秋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
 道之士

淮南子曰湯沐異而蟣蝨相吊大厦成而鸞雀相賀

六韜曰文王聞殺崇侯虎歸至鄴令具湯沐

論衡曰子日沐令人愛卯日沐令人白頭案人之愛憎頭

之白黑在乎自然但使嫫母子日沐能令人愛耶使十五童子卯日沐能令髮白耶世本日秦穆公作沐異苑曰北海任詡字彥期從軍十年乃歸臨還握粟出卜師云非屋莫宿非食時莫沐詡結伴數十暮遇雷相庇於巖下竊憶非屋莫宿之戒遂負擔櫛沐巖崩壓停者悉死至家妻先與外人通情謀共殺之請以濕髮為識婦宵則勸詡令沐復憶非食時莫沐之忌收髮而止婦慙愧負恚乃自沐焉散髮同寢通者夜來不知婦也斬首而去楚辭曰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又漁父曰吾聞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乎

下合人沐浴

說文曰浴洒身也

禮記內則曰五日則燂湯請浴外內不共湑音湑浴湑浴室也

禮記儒行曰儒有澡身而浴德常自清潔於身沐浴於德也

左傳僖中曰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

又文下曰齊懿公之為太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不勝及

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歆僕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參乘

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歆以朴秩職朴筆職怒歆

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扶汝庸何傷職曰與刑其父而弗

能病者何如乃謀殺懿公

國語曰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來而請之以與使者比至

三豐三浴之豐香薰也

論語先進日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點爾何如

九平御覽 卷三十九
鼓瑟希鏗爾捨瑟而作對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續漢書曰耿恭在疏勒得出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郎將鄭衆爲恭以下沐浴易衣冠

又曰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化爲龍人于深淵其後時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見猶在其首

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淵正方形四隅皆通言淵四角北屬皆旁通

黑水南屬大荒北旁名曰少和之淵南旁名曰縱淵音烏懸反

舜之所浴也

言常在
中澡洗

莊子曰仲尼問於太史弢曰衛靈公爲靈何也太史弢曰是固靈也靈公妻有三人同浴男女同浴此無禮也又曰鵠不日浴而白

韓子曰燕人李季好遠遊其妻私通他人季忽歸私通者在內其妻令被髮直出門季曰何人耶妻曰無人季曰吾見鬼耶妻曰宜五牲屎浴季曰諾乃浴以狗屎
說苑曰秦繆公見百里奚牛肥公曰牛何以肥對曰臣飲食之以時使之不暴有嶮先後之以身是以牛肥公知其君子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坐與語公大悅

外國圖曰方丘之上暑濕生男子三年而死有黃水婦人入浴出則乳矣去九疑二萬四千里

丘淵之征齊道理記曰朱靈城東有管寧舊宅宅前有水是寧常所澡浴處

石虎鄴中記曰石虎金華殿後有虎皇后浴室三閒徘徊反宇櫺櫺隱起形采刻鏤彫文粲麗四月八日九龍銜水浴太子之像又太武殿前溝水注浴時溝中先安銅籠疏

其次用葛其次用紗相去六七步斷水又安玉盤受十斛
又安銅龜飲穢水出後脚入諸公主第溝亦出建春門東
又顯陽殿後有皇后浴池上作石室引外溝水注之室中
臨池上有石牀

世說曰相車騎不好着新衣浴訖婦固送新衣相沖車騎也
大怒催使將去婦便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相
大笑而着之

幽明錄曰相温内懷無君之心時比丘尼從遠來夏五月
尼在別室浴温竊窺之見尼裸身先以刃自破腹出五藏
次斷兩足及斬頭手有頃浴竟温問向窺見尼何得自殘
毀如此尼云公作天子亦當如是温惆悵不悅

盥

說文曰盥洒面也澡洒手也洗洒足也

尚書顧命曰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太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

禮記內則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盥又曰進盥少者

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槃盛盥水者

左傳僖中曰公子重耳在秦懷嬴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懷

嬴怒曰秦晉疋也何以甲我

後漢書曰劉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澡手日盥京師以為諺

唐書曰虞世南受學於吳郡顧野王經十餘年精思不倦

或累旬不盥櫛

莊子曰陽子居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歎曰始以汝為可

教也今不可也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

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問夫子夫子行不問今問矣

請問其過

管子曰冬日不盥非愛水也夏日不煬非愛火也為不適

於身曰公曰不盥非也鮑管探腸按腹不清然尚不盥何風俗通曰案里語厚哉鮑管探腸按腹不清然尚不盥何共財而生喜怒也

毛詩都柏舟谷風曰就其深矣泳之游之

左傳莊公曰楚武王遷權於郟處使闞敖尹之及文王卽

位巴人叛楚而伐郟處取之遂門于楚闞敖游涌而逸既

不能守城又游涌水而走

莊子曰顏淵問於仲尼曰吾嘗遊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

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

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

謂也仲尼曰善游者之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

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

又曰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鼈

之所不能游也有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

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

子從而問焉曰蹈水有道乎曰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

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

所以蹈水也

呂氏春秋曰有道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投之江中嬰

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能

游哉

淮南子曰食水者善游而耐寒魚屬也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合浦之人習水善游俛視增潭如猿

仰株入如沉龜出如輕鳧出如輕鳧蹲泥剖蚌潛竊明珠

齊人破城歸出城時...
 屬商南出異...
 新南十日食水...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五
 人事部三十七
 溺
 相似
 偶像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六

人事部三十七

溺

相似

偶像

大戴禮武王踐祚曰盥盤之銘與其溺於水寧溺於淵溺
 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

禮記檀弓上曰死而不弔者三謂輕身畏人或時以非罪

之死之者孔子 壓行止危 溺不乘

又緇衣曰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人皆
 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

溺人

左傳哀下曰越圍吳晉趙孟使楚隆問吳王王曰勾踐將
 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

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
宜哉

東觀漢記曰鄧訓字平叔永平中治滹沱石曰河從都盧
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太原吏民苦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
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筭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
其事更用驢輦省億萬計活徒士數千人

後漢書曰廉范西迎父喪至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
棺柩遂俱沉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僅免於死

魏志曰管輅族兄孝國居在斥丘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
去後輅謂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累變
俱起雙魂無宅流魂于海骨歸于家少許時並當死也復
數十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牛渴下道入漳河中皆卽溺
死也

又曰帝幸許昌杜畿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
風沒帝爲之流涕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
山死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
朕甚愍焉追贈太僕諡曰戴侯

吳錄曰孫策討黃祖表曰臣討黃祖斬首二萬餘級其赴
水溺死二萬餘口船六十餘艘財物山積

唐書曰封德彝隋開皇末江南作亂內史令楊素往征之
署爲行軍記室泊船海曲素夜召之德彝墜於水中人救
免溺乃易衣以見晉寢不言素後知問其故荅曰私事也
所以不自素甚嗟異之

莊子曰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
能賊

孟子曰淳于髡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孟子曰嫂溺不援

是豺狼也

呂氏春秋曰涓水大有富人溺死有人得富者尸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買之者得尸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鄧析曰但安之必無人更賣

又日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

又曰荆人欲襲宋使人先表灌水灌水暴溢荆人不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

淮南子曰與溺者金玉不如與之一尋常之纏

又曰父溺則攬父髮而整之非敢憍侮以救死也

說苑曰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日居船楫之間而溺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日居廣艘長楫之間則不如子至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

我蒙蒙如未視之駒

曹毗神女杜蘭香傳曰神女姓杜字蘭香自云家昔在青草湖風湧大小盡沒香時年三歲西王母接而養之於崑崙之山於今千歲矣

異苑曰蜀郡張自行船覆溺死貞婦黃因投江就之積十四日執夫手俱浮出

又曰河內荀儒字君林省乘冰舅氏陷河而死兄倫求尸積日不得設祭冰側牋與河伯投牋一宿岸側冰開尸手執牋浮出倫又牋謝

又曰穎川荀茂遠景平中至南康夜夢一人頭有一角爲遠筮云君若至都必得官問是何職荅曰官生于林於是而寤未解所況因復寐又夢部伍至揚州水門墮水而死作棺既成遠入中自試恨小卽見殯座葬渚次悵然驚覺

以告母兄船至水門遠果落江而殞喪儀一如其夢
幽明錄曰蔡廓作豫章郡未發大兒始迎婦在渚次兒欲
渡婦船衣挂船頭遂墮水卽沒徐羨之作揚州登勅兩岸
厚賞漁人及崑崙共尋覓至二更不得婦哀泣之間髮鬚
如夢聞聲告之曰吾今在卿船下以告婢婢白之令水工
沒覓果見坐在船下初出水顏色如平生
三輔決錄曰文帝竇后名漪清河觀津人也父遭秦之亂
隱身漁釣墜淵而卒景帝卽位后登尊號遣使者更填父
所墜淵而築起大墳觀津城南青山是也
益部耆舊傳曰孝女叔光雄者犍爲人也父泥和永建初
爲縣功曹乘船墮水物故尸喪不歸號泣晝夜心不圖存
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爲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爲
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後稍懈因乘小船於父墜處慟

矣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却後六日當共父同
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江上郡縣表上爲雄立碑圖像
其形焉

博物志曰澹臺子羽渡水子溺死將葬之滅明日此命也
吾豈與蠖蟻爲親戚魚鼈爲仇讎遂以葬之

又曰南郡宜城王子山到太山從鮑子真學筭到魯賦靈
光殿歸渡湘水溺死時年二十許其弟子玉親見之

樂府解曰公無渡河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子
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呼
而止之乃遂溺死於是援箜篌而歌曰公無渡河

春秋曆命序洛書曰人皇出於提地之日九男九兄弟相
似別長九國

家語曰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一人焉其形長九尺有六寸河目而隆顙其頭似堯其項似臯陶其肩似子產而腰已下不及禹三寸孔叢子曰甚弘語周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其狀河目而隆顙是黃帝之形也脩肱而龜背其長九尺有六寸是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群抑亦聖人之興者也

史記曰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爲師如夫子時

又曰楚相孫叔敖臨死屬其子貧困往見優孟優孟乃爲叔敖衣冠振掌談語歲餘像叔敖王與左右不能別欲以爲相優孟曰孫叔敖盡忠爲楚令尹死其子負薪楚相不足爲也王乃封敖子

漢書曰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下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卽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

又曰馮立字聖卿遷西河上郡守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兄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爲條教吏民嘉美野王與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漢獻帝春秋曰孝靈皇帝王美人生皇子協協生十餘日何皇后妬殺美人靈帝母永樂董太后攝養協號曰董侯董侯八歲能讀詩書

魏志曰初高勾麗王生能開目視國人惡之及長果凶虐數殺鈔會孫位生亦能開目視國人惡之勾麗呼相似爲

位以似其曾祖故名曰位

晉書曰桓玄聞義軍起憂懼曰何無忌劉牢之外生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慮不成

又曰蜀人王富作亂郡縣討平之初諸葛孔明有盛德于蜀土子瞻又身死王事蜀人思之爲瞻不死故將謂王富曰君狀貌甚似諸葛亮君因此思尅復以霸巴蜀

晉中興書曰王允之字淵猷年在摠角從伯敦知之謂爲似己入則共寢

檀道鸞晉陽秋曰初議以吳隱之爲黃門郎而隱之見似太宗上不忍見故改焉

齊書曰謝弘微性嚴正舉止必脩禮度時有蔡湛之者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見類中郎而性似文靖

梁書曰王筠字元禮琅琊人年十六爲芍藥賦沈約曰王

郎非唯額似表公表公見人輒矜王郎見人必悞笑唯此條不能酷似耳表粲即筠外祖也

唐書曰王孝傑雍州新豐人高宗末西討吐蕃戰於大非川爲賊所獲吐蕃贊普見孝傑垂泣曰貌類吾父厚加敬禮

孟子曰昔者孔子歿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己

劉昭幼童傳曰漢孝昭帝諱弗陵武帝少子也年五六歲壯大武帝云類我甚奇之

江表傳曰孫皓夫人死皓哀愍葬於苑中皓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葬太奢麗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舅子何都顏狀似皓云都代立也

孔融別傳曰融爲太中大夫虎賁士兒似蔡邕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

續搜神記曰吳興施續爲吳尋陽督能言論有門生亦有意理常秉無鬼論門生後渡江忽有一單衣白帽客來因共言語遂及鬼神客辭屈乃語曰僕便是鬼何以云無受使來取君門生請乞酸苦鬼問有似君者不云施續下都督與僕相似鬼許之便與俱歸與都督對坐鬼手中出一鐵鑿可長尺餘正自打之放鑿便去顧語門生慎勿道俄而都督云頭痛還所住至食時便亡

說苑曰孔子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闕孔子止之曰由歌子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風俗通曰陳國張伯喈弟仲喈婦炊於竈下卒井上謂伯

喈曰我今日粧好不伯喈曰我伯喈也婦大慙愧其夕時伯喈到更衣婦復逐牽其背曰今日大誤謂伯喈爲卿荅曰我故伯喈也蓋親密無過夫婦然尚如此況於初未相見而責先識之乎

世說曰相豹奴是王混外生形似舅相甚諱之宣武云不恒似時似耳恒似則形時似則神相愈不悅

又曰魏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容兒如故吳卒發者見淮南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綱曰先祖也去綱近五百年

語林曰張衡死蔡邕母始懷孕此二子才兒甚相類時人云邕是衡之後身

又曰相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司馬宣王劉越石一輩器有以比王大將軍者意大不平征符健還於北方得一巧作

老婢乃是劉越石妓女一見温入潛然而泣温問其故答曰官家甚似劉司空温大悅即出外脩整衣冠又入呼問我何處似司空婢答曰眼甚似恨小面甚似恨薄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宣武於是施冠解帶不覺愔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偶像

說文曰偶桐人也人謂偶也王隱曰大將也夫隱設正尚書說命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賴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像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孔安國注曰審所夢之人刻其形像以旁求之於民間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傅氏之巖在虛號之界肖似所夢之形也

史記曰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旦代從

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即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無乃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

國語曰越滅吳范蠡遂乘輕舟而浮於五湖莫知其終極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朝禮之環會稽三百里以為范蠡地

春秋後語曰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像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

戰國策曰孟嘗君將入秦蘇秦謂曰今臣經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人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日子西岸土也八月雨降淄水至則子殘矣日吾殘則復西岸子東園梗也刻

削爲人溜水至而去漂然將何所之矣孟嘗乃止
漢書曰匈奴畏郅都之威刻木像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
中

魏志曰鮑信與太祖擊黃巾信乃鬪死太祖購求信喪不
得乃刻木如信形祭而哭之

魏略曰時苗字德胃鉅鹿人少清白爲人疾惡出爲壽春
令令行風靡揚州治在其縣時蔣濟爲治中苗以初至任
欲謁濟濟素好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怨恨還刻木爲
人署曰酒徒蔣濟立之於壇旦夕射之

江表傳曰孫權使朱雋住喻關羽令降羽乃作像人於城
上而潛遁

又曰孫皓以張布女爲美人棒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工巧
刻作美人形恒置坐側

隋書曰柳警字顧言本河東人也永嘉之亂徙家襄陽拜
祕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之後命人閣言宴諷讀終日
而罷恩若朋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
機關能坐起拜伏似於警帝每在月下對酒輒令官人運
之於坐與相酬酢而爲歡笑

唐書曰丘行恭從太宗討王世充會戰於邙山之上太宗
與諸騎相失唯行恭獨從尋有勁騎數人追及太宗矢中
御馬行恭乃迴騎射之賊不敢復前然後下馬拔箭以其
所乘馬進太宗貞觀中有詔刻石爲人馬以像行恭拔箭
之狀立於昭陵闕前

又曰侯君集滅高昌國拜麴智盛爲左武衛將軍及太宗
崩刊石像智盛之形列於昭陵玄闕之下

又曰天寶中天下州郡皆鑄銅爲玄宗眞容擬佛像之制

又曰天寶五年於太清宮刻石為李林甫陳希烈像侍於聖容之側

孝子傳曰丁蘭早孤不識其母乃刻木作母而事之

車頰秦書曰姚萇為苻堅神像求戰有利軍中士眾出入並驚恐皆云畏苻主像萇嚴鼓斬之以首送苻登

抱朴子曰張華作博物志曰黃帝仙去其臣左徹者削木為黃帝像帥諸侯奉之亦見汲冢書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七

人事部三十八

敘夢

吉夢上

敘夢

毛詩雞鳴曰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箋云蟲飛薨薨東方且明之時我猶樂與

君子卧而同夢言親愛之也

又節南山正月日召彼故老訊之占夢箋云君臣在朝侮事但問占夢而已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也

尚書泰誓曰朕夢叶朕卜襲休祥戎商必克

周禮春官下日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箒夢三

日咸陟夢者人之精神所寤可占者也致夢言夢之所至讀如諸戎掎之掎亦得也

亦言夢所得殷人作焉

又春官占夢曰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

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無所感動二曰噩夢謂驚
 夢也三曰思夢覺時所思四曰寤夢覺時道五曰喜夢喜
 而六曰懼夢恐懼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受之聘
 也夢者事之祥吉凶之占在日月星辰季冬日窮于次月
 窮于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於是發弊而問焉若休慶之
 云爾因獻群臣之吉夢於王歸美焉

左傳昭元曰鄭子產如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
 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晉望祀山川有加以無瘳今夢黃

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
 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實為

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
 晉侯有閒閒差

又昭二曰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祭之為落臺
 內今在華容城太宰薳啓疆來召公公將往夢襄公祖祖祭梓慎曰君

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
 不行子服惠伯曰行也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
 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論語曰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謝承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仕郡為功曹與
 汝南張邵字元伯為友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郵君章殷子
 微省視之元伯臨終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尋乃卒式忽夢
 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吾以某日死某時葬永歸
 黃泉未有我忘豈能相及式覺而驚悲歎赴之

魏志曰周宣字孔和為太史嘗有問宣者曰吾夜夢見芻
 狗其占何也宣荅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
 後又問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欲墮車折腳宜戒慎
 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曰昨夜夢見芻狗何也宣對曰

君家欲失火當護之俄遂火起已而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耶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訖則芻狗爲車所轆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旣車轆之後必載以爲樵故後夢憂失火也宣之敘夢凡此類也

後魏書曰莊帝永安中北海王顥入洛莊帝北巡城陽王徽投前洛陽令寇祖仁祖仁聞爾朱兆捕徽乃斬首送之兆夢徽曰我有金二百斤馬一百疋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於是懸祖仁首於樹以石墜足鞭之求金馬祖仁死時人以爲立報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索紞字叔徹善數術占夢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紞曰冰上爲陽冰下爲

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上與冰下人語爲陰陽介事君當爲人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爲媒也會太守田邈因策爲子求張公徵女仲春而婚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舍三周但見松柏不知門處紞曰馬爲離離爲火禍也人上山爲凶字但見松柏墓門像也不知門處爲無門也三周三期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與賈摹等謀反伏誅馬興平問紞曰我昨夜夢舍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何也紞曰馬者火也舞爲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起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噉一脚紞曰脚肉被噉爲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張斌當舉孝廉夢豎竿中天紞曰此未字也斌果停凡所占夢莫不中驗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

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羣帝寤而歎曰風爲號令執政者垢去土解清治者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也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能遠者也驅羊數萬羣是能善牧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也哉於是依二夢之占而求之得風后于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于大澤進以爲將

又曰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抗俎對己而笑寤而占曰鼎爲和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爲吾宰者哉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湯聞以幣聘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於有莘之君有莘之君遂嫁女於湯以摯爲媵臣至亳乃負鼎抱俎見湯也

列子曰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

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燻陰陽俱壯則夢生殺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故神遇爲夢形接爲事古之眞夢其覺自忘其寢不夢

又曰西極之南隅有國名古莽陰陽之氣所不交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
又曰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夜則昏憊而熟寐而皆昔夢爲國君遊醮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夫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慮鍾家業心形俱疲昏憊而

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伊氏病之以訪其友其友曰若夜夢爲僕夫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
又曰黃帝才有五年晝夢遊於華胥氏之國其國在兗州西台州北不知距齊國幾千萬里也非舟車足力之所及彼中無師長無嗜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無大殤不知親亡不知踈物帝寤怡然而召輔相而告之曰朕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疲而睡所夢若此知全道不可以情求朕得之矣
莊子曰夢者陰陽之精也心所喜怒則精氣從之
又曰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是寤寐之事變也
方其夢也不知其夢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又曰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

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

傅子曰夢攀日月覺而不上天庭夢入九泉寤而不及地下高宗得說偶中耳

淮南子曰若人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爲樂可勝計耶譬若夢夢爲鳥而飛於天夢爲魚而沒於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今將有所大覺乃後知今此之爲大夢也

博物志曰太公爲灌壇令於時文王夢見一婦人哭於道因問其故荅曰吾是太嶽之女嫁爲西海之婦吾行往來必以暴風疾雨今灌壇令當吾道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夢覺遂召太公三日果有暴風疾雨過其灌壇也始興記曰林水源裏有石室室前盤石上行羅十瓮中悉

是銚銀採伐過之不得取之取必迷閻晉孝武太元初封
驅之家奴竊三銚歸發看有蛇螫之而死其夜驅之夢神
語之日君奴不謹盜銀三銚即日顯戮覺奴已死銀由在
復還之矣
論衡曰趙簡子夢見天帝也以夢占之知樓臺山陵官位
之象也人夢上樓升山陵輒得官位實樓臺山陵非官位
也則知簡子夢見帝非天帝也
世說曰衛玠搃角時嘗問樂廣夢樂云是想衛曰神形所
不接而夢豈是想樂曰因也衛思因不得遂成病樂聞故
命駕爲剖折之衛病卽小差樂歎曰此賢胷中當必無膏
肓
夢書曰夢者像也精氣動也魂魄離身神來往也陰陽感
成吉凶驗也夢者語其人預見過失如其賢者知之自改

革也夢者告也告其形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不喘嗅
口不言也魂出遊身獨在心所思念忘身也受天神戒還
告人也受戒不精忘神言也名之爲臆告符臻也古有夢
官世相傳也

又曰昔聖帝明王之時神氣炤然先見故堯夢乘龍上太
山舜夢擊天鼓禹夢其手長湯夢布令天下後皆有天下
桀夢疾風壞其宮紂夢大雷擊其手齊桓夢爲大禽所中
秦二世夢虎齧其馬王者夢之皆失天下

黃帝鍼經曰岐伯曰正邪外襲內而未有定舍也反淫於
藏榮衛俱行而與魂魄飛揚使人臥不得安而喜夢氣淫
於府則有餘於外不足於內氣淫於藏則有餘於內不足
於外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涉大火而
燔灼陰陽俱盛則夢相殺毀傷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

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恐
懼心氣盛則夢喜笑脾氣盛則夢歌樂體重身不舉腎氣
盛則夢脊兩解不屬其氣客於心則夢見丘山燭火客於
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奇物客於肝則夢山林樹木客於
脾則夢見丘陵大澤壞屋風雨客於腎則夢臨淵沒居水
中客於膀胱則夢遊行客於胃則夢飲食客於大腸則夢
田野客於小腸則夢聚邑街衢客於膽則夢鬪訟自刳客
於陰則夢接內客於頂則夢斬首客於足則夢行走而不
能及居深窞內客於股肱則夢禮節拜跪
王子年拾遺記曰融高西有夢草莖似著柯採之為占則
知吉凶懷之以吉夢立知禍福

吉夢上

尚書說命曰高宗夢得說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

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使百官以所夢之形像經營求之於外野得之於傅巖

巖之巖之大王大王...

毛詩鴻鴈斯干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

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又鴻鴈無羊曰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旒維旒矣大人占之

眾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旒矣室家溱溱溱溱衆也

左傳僖下曰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手也楚子伏己而盥其腦

也盥也子犯曰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

也向地故伏其罪也也騰所以柔物又宣上曰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

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

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

又昭元曰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邑姜武王后齊太叔成女也懷胎為震太叔成

...

...

王之夢帝謂己曰余命而子曰虞帝天將與之唐屬諸參

而蕃育其子孫

又哀下曰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

未有立焉公卒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盧門宋東門也

外失國也己為鳥而集於上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桐門北門

曰余夢美必立乃立得其異焉且梁之矣

春秋元命苞曰堯為天子夢白帝遺吾鳥喙子其母為扶

始升丘睹自帝上有雲虎感己生臯陶此蓋夢所見告之辭也雲虎有雲狀

如堯聘索扶始問之如堯言徵與語明於刑法水人占之

周書曰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大妣夢見商之庭產

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乎闕閒梓化為松柏棫柞寤驚

以告文王王及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

帝百王皆未前也

史記曰秦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廊衍李奇曰廊

音孚山問史鞫鞫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

又曰王太后母曰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兩女長女嫁

為金王孫婦臧兒卜女當貴乃奪金氏內之太子宮太子

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任身時王美人夢日入懷太子

曰此貴徵也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子景

帝崩太子襲號為武皇帝

漢書曰高祖薄姬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與管夫人趙

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子兒先幸漢王

四年坐河南成臯靈臺此兩美人侍而薄姬不得見二人

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

懷然憐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夢龍據胷上曰是貴

徵也吾為汝成之幸有身生文帝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八
人事部三十九

吉夢下

東觀漢記曰諸將皆勸光武即位乃召馮異上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

又曰永平三年春有司奏請立長樂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遂登至一尊先是數日夢有小蟲飛無數隨着身入支膚中復飛出

又曰和熹鄧皇后嘗夢捫天體蕩蕩正青滑如磬礪有若鍾乳迺仰嗽之以訊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反天舐之皆聖主之夢

范曄後漢書曰蔡茂夢坐太極殿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

得其中穗輒復夢之以問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祿也取其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爲秩也旬月而茂徵焉辟賀爲掾

謝承後漢書華松家本孤微其母夜夢兩伍伯夾門言司隸在此松年十五師事丁子然學春秋千九當冠出諸生曰此宰相之器也

魏書曰程昱少時嘗夢上太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訪荀彧及兗州平乃賴昱得完三城於是彧以昱夢白太祖太祖曰卿當終爲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日更名昱

張勃吳錄曰武烈皇帝母有身夢腸出繞吳閭門孫堅妻吳氏夢月在其懷而生長沙桓王又夢月在懷而生大皇帝

又曰丁固字子賤會稽山陰人寶鼎中拜司徒初爲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年爲公乎遂如夢焉

蜀志曰蔣琬字公琰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子之象君位卒當至公

吳志曰孫休字子烈封琅琊王居會稽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孫亮廢休立十年薨孫皓悉誅其子

又曰吳主孫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得幸有身夢背以龍頭授己者己以蔽膝授之遂生孫亮

王隱晉書曰陶侃字士衡鄱陽人少漁於雷澤夢有上生八翅飛入天門見門非常欲入不敢而下侃後都督八州諸軍事

又曰陶侃爲廣州夢有司馬與侃鎧者長史陳協以爲司馬者國姓也鎧者扞禦之器節下當進位泰興二年侃加平南將軍
又曰鄧殷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虎在後來盪斷鬢囊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也斷鬢囊者新虎頭代故虎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
續晉陽秋日李太后在會稽王宮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其後果以相者之言見幸太宗遂生烈宗會稽王道子及鄱陽公主焉
王韶之晉安帝紀曰劉敬宜在齊夢先土吞之而於夢中占占者荅曰此服土吞也旣覺喜曰丸者相也相旣吞矣我當復本土旬日中間玄敗遂得歸
陸機晉書武紀曰主濬之在巴郡也夢懸四刀於其上甚

惡之濬主簿李毅拜賀曰夫三刀爲州而見四爲益一也明府其臨益州乎後果爲益州刺史

晉書曰羅含字君章襄陽人少時夢五色鳥入懷遂取吞之含覺胷中如吞物意謂不吉乃告叔母朱氏朱氏曰此鳥有文章汝當善文章矣果如其言衆人謂之荆楚之松竹荆州刺史栢温以爲江左之清秀也

晉書載記曰劉聰之在孕也母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元海元海曰此吉徵也慎勿言十五年而生聰焉
南燕錄曰慕容德號少子也號每對諸夫人言婦人夢日入懷當生天子後孫夫人在身夢日入其臍中後晝寢生德
德二白前游於湖而平一山山峯發

朱書曰晉安王子勛於尋陽城南設壇卽位子勛語左右曰昨夜夢乘龍上天俛視不見其頭衆咸失色莫有對者

著作郎孫毅進曰易稱見羣龍無首吉祥也衆乃大悅
又曰劉穆之嘗夢與宋武帝泛海遇大風驚懼俯視船下
見二白龍俠船既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意甚悅及武帝克
京城從何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之卽
召焉穆之曰某亦辭去不事穆之穆之曰夫人言人夢之
又曰沈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廁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
有善占夢者爲解之曰君必當大富貴然未在必夕問其
故答云鹵簿故是富貴容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
在今主章帝也
後魏書曰宣武帝名恪孝文帝長子也母曰高氏初夢爲
日所逐避於牀下化爲龍遶已數匝寤而驚悸遂娠而生
帝也
後周書曰柳震幼而爽邁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震曰

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語吾云我作一夢夢汝登一樓
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官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
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
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

又曰高琳字秀琳其先高麗人母嘗被襖泗濱卧遇見一
石光彩朗潤遂持歸是夜夢見一人衣冠若仙者謂曰夫
人向所持來石是浮磬之精耳君受之必生令子母驚寤
舉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琳因以名字焉及長有大度智
略從文帝累有戰功位至開府儀同三司
三國典略曰高歡嘗夢履衆星而行覺而內喜遂傾產以
結客

又曰宇文永貴昌黎大棘人也母初孕貴夢有老人抱一
兒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

字之

又曰齊陽休之幼年將仕夢鄴城東南有大家上有銅柱
跼爲蓮花休之從西北而登以手捉柱柱右轉夢中呪曰
三匝而止柱如其言榮貴之後所居之宅竟在其地
又曰祖珽知齊太上有大志深自結納嘗啓曰昨夢大王
乘龍上天願深自愛太上大喜卽位之後擢拜中書侍郎
又曰梁孝元字世誠梁武第七子也小字七符初梁武夢
眇目僧執香鑪稱託生王宮旣而采女石氏侍始褰戶幔
有風迴裙梁武帝意感幸之采女夢月墮懷中遂孕孝元
載誕之夕舉室光明室中有非常香氣及紫胞之異
梁書曰江淹少夢見人授之五色筆因而有文章後十餘
年忽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前借君筆可相還淹夢
中探懷中筆以授之自此後不復有文章時稱淹才盡

又曰鄭灼少事皇侃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皇侃
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益進

又曰何點少時嘗患渴經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
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搗夢中服之而差

陳書曰高祖微時嘗遊義興館於許氏夢天開數丈有四
人朱衣捧日而至納之帝口及覺腹內猶熱

南史曰徐陵字孝穆母藏氏嘗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左肩
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釋寶誌寶誌曰此
天上石麒麟也

唐書曰李嶠趙州贊皇人隋內史侍郎元操從曾孫也代
爲著姓父鎮惡襄城令嶠早孤事母以孝聞爲兒童時夢
有神人遺之雙筆自是漸有學業弱冠舉進士
又曰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鑿關其

心以藥內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義未幾而諸師友
北面受業焉

又曰張薦字孝舉深州陸澤人祖鸞字文成聰警絕倫書
無不覽爲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彩成文降于家庭其祖
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鸞鸞也爲鳳之佐吾兒當以
文章瑞於朝廷因以爲名字

又曰天寶中安祿山自范陽入朝肅宗觀其兇恣有勃逆
之狀言之於太上皇太上皇易之不納上恐危社稷遂精
誠祈夢其夜夢故內侍胡普寂等三人持案覆以黃帊自
天而下至上前有素版丹書文章甚多既寤所記者唯四
句曰厥不云乎其惟其時上天所保福祿不虧十四載十
一月甲子祿山果於范陽稱兵向闕

又曰劉沔初爲忠武小校從李光顏討淮西爲捉生將前

後遇賊兵戰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四嘗傷重卧草中日黑
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之雙燭日子方大貴此行無
患可持此而還既行炯然有雙光在前

晏子春秋曰景公病水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鬪不勝晏子
朝公說之曰我其死乎對曰使人迎占夢至晏子說公夢
告之占夢者請反其書晏子曰無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
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愈也以是對占夢者入以
晏子言對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占夢者曰此非
臣之言晏子教臣

李蜀書曰武帝諱雄始祖第三子始祖后方娠夢雙虹自
門升天一虹中斷及生后常言三子若成人必有先亡者
有大貴者後果李蕩早卒李雄王蜀

林邑記曰林邑俗謂上金爲紫磨金夷俗謂上金爲楊邁

金初范楊邁母懷身夢人鋪楊邁金席與其生兒兒落席上金色光起昭晰艷耀及其生也名曰楊邁後襲王位能得人情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文王自程徙都鄠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鄠止于文王之戶言天命歸周之意先是文王夢日月之光着身

會稽先賢傳曰吳侍中闕澤字德潤山陰人也在母胎八月而叱聲震外年十三夜夢名字炳然縣在月後遂昇進也

異苑曰鄭康成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玄過樹陰假寐夢見一老父以刃開其心謂曰可以學矣於是遂返精洞典籍

又曰太原郭澄之字仲靖義熙初諸葛長民欲取爲諮議

澄之不樂後爲南康太守盧循之反長民以其無先過也將加大辟夢一神人以烏角如意與雖是寤寐中殊自指約既覺在其側可長尺餘形制甚陋郭遂得無他屢經顯官後徙入關齋以自隨插着步差中忽失所在

幽明錄曰謝安石當桓溫之世恒懼不全夜忽夢乘相輦行十六里見白雞而止不得復前莫有解此夢及溫亡後果代居宰相歷十六年而得疾安方悟云十六里者十六年見雞住者今太歲在酉吾病殆將不起少日而卒又曰吳興錢乘孫權時曾晝卧久不覺兩吻沫出者數升其母怖而呼之曰適見一老公食以燭筋恨未盡而呼之乘本疴瘠既爾之後遂以力聞官至無難藍

又昭二日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也

又昭二日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也介甲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王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

又昭四日晉荀吳帥師滅陸渾韓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宣子韓起文公晉文公荀吳仲行穆子也故使穆子帥師獻俘於文

官欲以應夢

又昭七日十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是夜有趙簡之夢童

子贏而轉以歌轉婉也且占諸史墨子曰吾夢如是今而日

蝕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

漢書曰孝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進有一黃頭郎推之上

天顧見其衣後穿覺而之漸臺見郎鄧通衣後穿即夢中

所見也因而寵之

又曰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火之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

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

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

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

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

秋為大鴻臚

又曰韋玄成為丞相言孝文太后寢園宜如禮勿復修奏

可後歲餘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

夢焉上召問匡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
 東觀漢記曰桓帝時張奐為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奐
 印綬登樓而歌占曰必生男復臨此郡命終此樓既而生
 子猛建安中為武威太守殺前郡守邯鄲商據郡反為韓
 遂所攻自知必死乃登樓自燒而終
 魏志曰文帝問周宣曰我昨夜夢有青氣自地屬天宣曰
 天下當有貴女子寃死時帝已遣賜甄后璽書文帝復問
 周宣曰吾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明何曰此陛下家事而
 太后不聽故更明耳時治弟植罪通於太后也

晉書曰明帝時張茂夢得一犬象問人曰何祥對曰君為
 大郡然而不善或問其故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當為
 大郡然象以齒見焚必為人害後為吳國內史沈充所害
 又曰明帝大寧元年王敦謀逆帝與王導溫嶠等決討征

之敦屯於湖陰帝欲察其營壘乃乘駿馬微行至湖陰敦
 方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何以不
 縛之

又曰簡文見讖云晉氏祚盡昌明及孝武之在孕也李太
 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及生東方始明因
 以名焉簡文後悟為之流涕

後魏書曰高祖遷洛謂任城王澄曰朕昨夜夢一老公頭
 鬚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恠而問之自云晉待中嵇
 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對曰晉世之亂紹以
 身衛主殞命御側亦是晉之忠臣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吊
 祭焉

又曰莊帝在藩任城王順夢一段黑雲從西北直來觸東
 南上日月俱破復翳諸星天地晝闇俄雲消霧解日出莊

帝從閭闔門入登太極殿呼萬歲者三百官咸加朝服既覺占之曰黑雲氣之惡者北方之色必有北敵亂京師日君象月后象星百官象以此言之京邑其當禍乎後如其夢

又曰盧元明爲中書侍郎友人王由寓居潁川忽夢見由攜酒就之言別因賦詩贈乃覺元明憶其十字云自茲一去後朝市不復遊元明歎曰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爲亂兵所殺尋其日乃是發夢之夜

又曰酈範字世則范陽涿人範嘗夜夢陰毛拂踝他日說之時齊人有占夢者曰史武進云豪盛於齊下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祿營丘矣範笑而荅曰吾將爲卿必驗此夢果如其言爲青州刺史

又曰裴安祖閉居養志不出城邑曾行值天熱舍於樹下

有鷲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安祖喜而放之後夜夢一丈夫衣冠甚偉着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恠而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

北齊書曰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拜太中大夫薛琰嘗夢於山上挂絲以告亮旦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爲幽州乎數月出爲幽州刺史

又曰宋穎爲涼州刺史穎前妻鄧氏亡後十年夢見向穎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別穎見崇言之崇數日而卒

梁書曰吉士瞻少時夢得一積鹿皮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其後任進所莅者九及除二郡心惡之遇疾不肯療普通七年卒於郡

梁後略曰初賀革之往江陵也意甚不悅過別御史中丞江革以情告之荅曰吾嘗夢主上遍見諸子唯至湘東王所手脫帽以與之此人後必當辟卿其行乎革因領之遂往荊州

三國典略曰江陵平梁御史中丞沱炯遷長安太祖授儀同三司甚禮待之炯恐太祖愛其文才恒閉門却掃無所交遊時有文章隨即毀弃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己思歸之意奏訖其夜炯夢見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炯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幾日可至若一月內見關出此恐不復由我寤而異之當時以爲恍惚十餘日便有命放還遂與王克等並得東歸又曰陰子春嘗爲東莞太守時青州刺史王神念毀壞障海神廟當座棟上有一大蛇役夫下擒入於海水爾夜子

春夢見一人詣其府云有人見若破壞宅舍旣無所託欲憩此墮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方知神念毀廟因辨牲醑立宇祠之數日夢一朱衣人謝曰得君厚惠當以州相報經月餘魏軍欲襲朐山子春預知設伏摧破梁武以爲南青州刺史

陳書曰武帝初愛禪之日其夜有會稽人傅史普直省夢人自天而下着朱衣武冠導從數十手持板板上有字傳視之其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遂凌空而上且白黃門侍郎孔宗範歎曰吾事去矣其爲子孫憂乎自武帝已後并廢帝五主自永定初迄禎明末共三十四年

晏子春秋曰景公舉兵將伐宋過太山公夢見二丈夫意怒甚盛公問占夢曰師過太山不用事太山神怒也公問晏子晏子曰非太山之神也宋之先湯與伊尹也湯修以

長髯兪上而豐下倨身高聲伊尹黑短蓬頭而髯豐上兪下
下僂身不聲公曰然謂又曰景公田於梧宮夜猶旱公坐睡夢有五丈夫北面稱
無罪公覺召晏子告所夢公曰我其嘗殺無罪歟晏子對
曰昔先君靈公田五丈夫駭獸故并斷其頭葬之命曰五
丈夫之丘豈此耶命人掘其葬處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
焉公嘉之命更葬之謂莊子曰宋元君夜半夢人披髮而窺阿門日子自宰路之
淵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豫且得子元君覺召占夢者
占之占夢者曰此神龜也君乃刳龜以卜七十鑽而無遺
策謂又曰匠石之齊至于曲轅曲轅之道見櫟社樹其大蔽千牛曰
是不材之木也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

比予於文木耶粗梨橘柚果蓏之屬耶實熟則剥剥擊也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泄亦折也此以其能苦生者也子求無所
可用久矣乃今得之

呂氏春秋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焉夜夢受秋駕於其
師明日往朝其師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教
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秋駕御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
臣夢受之先爲其師言所夢因授秋駕也

賈誼書曰文王晝卧夢人登城而呼己曰我東北陬之腐
骨也速以人君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使視之信有焉文
王曰速以人君葬之吏曰此無主請以大夫禮王曰吾夢
中已許之矣奈何背之也

桓譚新論曰揚子雲亦言成帝時上幸甘泉召使作賦子
雲爲之卒暴倦卧夢其五藏出在地以手收內及覺大小

氣病一歲卒

世說曰王東亭嘗夢人以大筆與之管如椽子大既覺語人云他日當有大手筆事少日烈宗晏駕哀策謚議王所作

辛氏三秦記曰昆明池漢武停船立之習水戰也中有靈沼神池云堯時治水訖停船池通白鹿源人釣魚於此綸絕而去夢於漢武求去其鈎明日帝戲於池見大魚啣索帝曰豈非昔時所夢也取而去其鈎放之

博物志曰靈帝時遼西太守黃翻上言海邊有流屍露冠絳衣感翻夢曰我伯夷弟孤竹君也求見掩藏吏民有曠者皆死

虞翻別傳曰翻注易奏上曰臣都吏陳挑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燒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

士曰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

皇甫謐高士傳曰桓帝好老子之書夜夢見老子乃詔於陳為老子立祠

三輔決錄曰予以玄冬脩夜思而未之得也忽然而寢夢此黃髮之叟姓為玄明字日子真與寤言言必有中夢中指言之事予授其人子真評之析微通理善否之問無所依違因命操筆者書之謂之決錄

襄陽耆舊記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將使宋玉賦高唐之事望朝雲之館上有雲氣崒乎直上忽而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宋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昔者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寐夢一婦人腰乎若雲煥乎若星將行未至如浮如停詳而視之西施之形王悅而問焉曰我帝之季女也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巫山之臺精魂依草

寔爲莖芝媚而服焉則與夢期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
聞君遊於高唐願薦枕席王因而幸之

漢武故事日上自封禪後夢高祖坐明堂羣臣亦夢於是
祀高祖於明堂

列異傳曰吳選曹令史長沙劉卓得病夢一人以白越單
衫與之語曰汝着此衫汗即火燒便潔也覺果有衫在側
後汗便火燒之

搜神記曰有周擘

力感噴

音責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息卧

夢天公過而哀之勅有以給與司命案錄籍云此人相貧
限不過此唯有張車子應賜錢于萬車子未生請以借之
天公曰善曙覺言之於是所爲輒得貲至千萬先時有張
姬者常往擘噴家傭賃野合有身月滿當孕便遣出在車
屋下產得兒主人往視問言當名汝兒作何姬曰今在車

下夢天告之名爲車子擘噴乃悟自是居日衰減車子長
大富於周家

續搜神記曰承儉者東莞人葬後十年忽夜與其縣令夢
云沒故民承儉今見劫明府急見救令使勅外內裝束往
冢上日已向出天忽大霧對面不相見但聞冢中啾啾破
棺聲有二人墳上望但霧且不見人往令既至收得冢內
三人墳上二人遂得逸走棺未壞令即使人脩復之卽其
夜又夢儉云二人雖得走民悉誌之一人面上有青誌如
藿葉一人琢其前兩齒折明府但案此尋覓自此也令從
其言追捕皆擒獲

又曰宗淵字叔林南陽人晉太元中爲尋陽太守有數十
頭龜付廚勅旦旦以二頭作臛便着潘汁甕中養之其某
夢有十丈夫並着烏布袴褶自反縛向宗淵叩頭若求哀

明日廚人宰二龜其暮復夢八人求哀如初宗淵方悟令勿殺明衣還夢見昨八人來跪謝恩於是驚覺明朝自入廬山放之遂不復食龜

又曰荊州刺史殷仲堪布衣時在丹徒忽夢見一人自說己是會稽上虞人死亡浮喪飄江中明日當至君有濟物之仁豈能見移着高燥處則恩及枯骨殷明日與諸人共江上看果見一棺逐水流下飄飄至殷坐處令人牽取題如所夢即移着崗上酌以酒飯其夕又夢此人來謝恩

又曰嘉興徐泰幼喪父母叔父隗養之甚於所生隗病侍甚謹三更中夢二人乘船持箱上泰床頭發箱出簿書示曰汝叔應死泰即於夢中下地叩頭良久曰汝縣有同姓名人不泰思得語鬼云有張隗不姓徐此人云亦可強逼念汝能事叔父當為汝受之遂不復見

異苑曰高平檀茂崇以義熙中喪亡其母沛郡劉氏晝眠夢見崇手捉團扇云崇年命未盡橫被災厲方永遠離今以此扇奉別毋涕驚覺果於屏風閒得扇上皆如蜘蛛網絡撫執悲慟

又曰海陵如壘縣東城村邊海岸崩見一古墓有方頭漆棺以朱題云七百年墮水元嘉二十年墜於懸巘和蓋從潮漂沉輒泝流還依本處村人朱護等異而啓之見老姥年可七十許皤頭着袿古攜切鬢髮皓白不殊生人釵髻衣服粲然若新送終器物枕屨悉存護乃齋酒酺施于柩側爾夜護婦夢見姥云向獲名貺感至無已但我墻屋毀廢骸形飄露今以直一千託為治護也置錢便去明覺果得即用改殮移于高阜焉

述異記曰陳留周氏婢名與入山取樵忽夢見一女子曰

吾日中有刺煩爲拔之當有厚報此婢乃見朽棺觸骸草
生眼中便爲拔草卽於某處得一隻金指環

靈龜志曰濡須口有一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時便出見
嘗有漁人夜宿其傍以船繫之但聞箏笛絃管之音夢人
驅遣云勿近官妓此人驚覺卽移船去傳云是曹公載妓
船覆于此于今存在

智瓊傳曰弦超字義超夢神女從之自稱天上玉女姓成
字智瓊早喪父母天帝愍之遣令得下嫁如此三四旦覺
寤欽想顯然來遊乃駕輜輶車從八婢自言我天帝玉女
遂爲夫婦贈詩二百餘言又著易七卷超皆能通其旨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
人事部四十一

凶夢

禮記檀弓曰夫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
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旣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
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
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
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
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
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
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左傳成公上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呼曰殺
余孫不義厲鬼趙氏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

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巫言鬼怒如公所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丙午公欲麥使甸人獻麥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又成公下日晉楚將戰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恭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之

又成下日初聲伯夢涉洹洹水出汲縣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水也或與己瓊瑰瓊玉瑰珠也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為從而

歌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至于狸脹而占之日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而無傷也言之至暮而卒繁多也傳

戒數占夢

又襄十八年日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

公訟弗勝厲公獻子所殺者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

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梗陽晉邑也在太原臯巫名也夢并見之他日見諸道

與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

則可逞獻子許諾

又昭四年日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成十六年陸渾如難奔齊庚宗魯地

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適齊夢天壓己弗勝穆子顧

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猥喙號之日牛助余乃勝之及

反魯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子問其姓子不對曰余

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

號之日牛日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豎小臣傳言從夢未必吉

又哀上日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

振鐸請侍公孫疆許之振鐸曹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始祖也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疆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疆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悅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疆言霸說於曹伯從之乃背晉而攻宋宋人伐曹晉人不救而曹亡

又哀下曰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昆吾氏之虛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綿綿生之瓜縣縣瓜初生也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晉彌叔占之救衛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言衛侯無道下人不取以實對懼難而逃

國語曰晉獻公伐虢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之下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使晉襲于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囂使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辱收也

天之形神也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族曰衆謂虢亡不久矣吾今乃知之外內無親其誰救之吾不忍俟將其族適于晉六年虢乃亡

史記曰始皇夢與海神鬪如人狀乃令人入海賫捕鉅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遂並音海西至平原津而病

又曰秦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人曰涇水為崇二世乃齋望夷宮闔樂殺之更立子嬰為王

又曰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而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趙朔被殺下宮及趙武還故位

漢書曰昌邑王夢見青蠅之矢積殿東西階王乃問龔遂對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察

之王終不改

續漢書曰鄭玄夢孔子造曰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悟以讖占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而卒

又曰周盤字伯堅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其月望日無病忽終

東觀漢記曰公孫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八系十二為期覺語其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

魏志曰鄧艾字士載初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案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利西

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又曰文帝問周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為鴛鴦此何

謂耶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卒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

蜀志曰魏延字文長義陽人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騏驎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延後果誅

又曰關羽初出軍圍樊夢猪鬣其足語于平曰今年衰矣果尋被殺

晉書曰郭瑀燉煌人也苻氏之末略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預遣使招瑀瑀與同郡素娥應之穆後信讒欲誅娥瑀諫不從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止于屋屋之為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

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況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閣飲氣而卒

又曰惠帝時陸機爲長沙王又征河間王頤夜夢黑幕三重繞車機擘出不得明旦被殺其日大風拔木時人以爲陸氏之寃

又曰張華方晝卧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頡俱被收

又曰僞趙石虎晝寢永安宮夢羣羊從東北負魚而來鄴東北土高丈餘魚羊滿其上寤乃問佛圖澄曰不祥也國其敗乎

又曰溫嶠爲驃騎鎮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云其下多恠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萬品其夜夢人謂嶠曰與君幽明道隔何意相照嶠惡之忽中風至錮旬日

而卒

又曰楊雄爲春陽令舉兵拒王莽城陷爲莽所擒初雄被執之日其夜夢乘車挂肉其傍占曰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於斤吾其戮乎尋爲王莽害之

續晉陽秋曰苻堅之遣慕容垂侍中權翼諫不聽於是翼乃夜私遣壯士要路而擊之垂是夜夢行路路窮顧見孔子墓傍墳有八覺而心惡之召占夢者占之曰行路窮道盡也不可行孔子名丘八以配丘此兵字路必有伏兵深宜慎之於是垂遂別路而進翼伏兵遂不擒之

前涼錄曰張駿十二年五月駿有疾夢出遊不識其處見一玄龜向之張口而言更九日當有嘉問遂經九日而卒前趙錄曰劉曜末年夢三人金面丹唇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履其跡太史令任義曰三者歷運之極東爲震王

者之始次也金爲兇物衰落也屠丹不言事之畢也逡巡
揖讓退舍之道也爲之拜者屈伏於人履跡而行慎不出
疆兵必大起速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不遠後曜竟爲石
勒所擒
前燕錄曰慕容儁夜夢石虎齧其臂覺遂痛惡之曰死胡
安敢夢生天子使掘之數其罪鞭其尸投之漳水俄寢疾
而死
沈約宋書曰少帝凶暴日甚沈慶之猶盡言諫爭遣慶之
從子攸之賫藥賜慶之死時年八十初慶之夢有人以兩
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慶之語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
疋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
後魏書曰元熙於任城王澄薨前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
死死後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家熙夢

中顧瞻任城第舍四面牆崩無遺堵焉熙惡之覺而告所
親及熙之死果如所夢

又曰崔浩構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秉火執順寢室火作
而順死浩與室家羣立而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
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悟而惡之以告館客馮
景仁景仁曰此真不善也非復虛事夫以火執人暴之極
也且兆始惡者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
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後而族

三國典略曰齊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春夏務農秋
冬入學經疏之多發自於鉉嬰疾在牀夜夢孔子忿其廣
爲疏例繫而捶之既寤之後其疏例焚尋而病愈
齊書曰武帝初登位夢金翅鳥下殿食小龍子無數乃飛
上天及明帝卽位誅高武子孫並盡明帝名鸞故也

又曰武帝時雍州刺史張勣兒未貴夢所居村社樹欵高數十丈爲雍州刺史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俄反伏誅梁書曰沈約齊末建議廢齊和帝後夢和帝以刀斷其舌約大懼召巫言與夢同竟憂卒

唐書曰太宗時徐慶爲征遼判官有一典不得姓名慶在軍忽夢已化爲羊爲典所殺覺懼流汗至曉典判案慶問曰汝夜有夢否典云夢公爲羊某屠之由是慶不食羊則天時慶至司農少卿雍州司馬時典已任大理獄丞後慶被誣與內史令裴炎通謀應接英公徐勣業揚州反被執送大理忽見丞押獄慶流涕謂曰征遼之夢今當應之及被戮竟是丞引之

又曰杜牧知命年得病自爲墓志祭文又嘗夢告曰尔改名畢踰月奴自家來告曰炊將熟而甑裂牧曰皆不祥也

俄又夢書片紙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寤而歎曰此過隙也吾生於角昂畢於角爲第八宮吾之甚厄也予自湖守遷舍人木遷於角足矣其年以疾終

又曰韋温爲宣歙觀察使明年瘍生於首謂愛聾張復魯曰予在校書郎時夢二黃衣人賫符來追及滄將渡一人續至日彼墳至大功須萬日遂不涉而寤計今萬日矣與君訣矣明日卒

又曰崔湜與尚書右丞盧藏用同配流俱行湜謂藏用曰家弟承恩或冀寬宥因遲留不速進行至荊州夢於講堂照鏡鏡者明象吾當爲人主所明也以告占夢人張申申退曰講堂者受法之所鏡者於文爲立見金此非吉徵其日追使至繼於驛中

唐新語曰母嬰俱永切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終初嬰夢着

衣冠上北邙山親友相送及至山頂迴顧不見一人意甚惡之及卒僚友送葬北邙山咸如所夢

呂氏春秋曰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甲衆夢有壯士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年六十而無所挫辱吾將索之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立乎衢三日不得退而自殺

相譚新論曰博士弟子韓生連三夜有惡夢以問人人教晨起廁中祝之三旦人告以爲呪詛捕治數日死

玄晏春秋曰十二月乙丑夕夢至京師自廟出見車騎甚衆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以告梁析析曰君欲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疆予曰爽無叔振之請苟失天機則敗矣何待於疆

益部耆舊傳曰何祚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

桑非井中之物然桑字四十下有入君壽恐不過此後果如直言

管輅別傳曰輅見何尚書何曰頃連夢青蠅數十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何也輅曰夫鼻者良也天中之山而蠅集之位峻者危輕豪者亡後遂被誅

搜神記曰吳時嘉興徐伯始病使道士呂石安神座石有弟子戴本王思二人居在海鹽伯始迎之以助石晝卧夢上天北斗門下見外鞍馬三疋云明日當以一迎石一迎本一迎思石夢覺語本思如此死期至可急還與家別不卒事而去伯始恠而留之日懼不見家也閒一日三人同日死

續搜神記曰會稽謝奉與永嘉太守郭伯猷善謝忽夢郭與人於浙江上爭榜蒲錢爲水神所責墮水死己管理郭

卒事既覺便往郭許共圍碁良久謝云卿知吾來意不因說所夢郭聞之悵然云信與人爭如卿所夢何期太的的也須臾如廁便倒氣絕謝斷理之如所夢

異苑曰苻堅將欲南師也夢葵生城內明以問婦婦曰若征軍遠行出難爲將也堅又夢地東南傾復以問云江左不可平也君無南行必敗之應也堅不從卒敗

又曰陳郡殷靈均義熙中爲桂陽太守夢人縛將去形神乖散復有一人云且置在作衡陽當取之殷驚寤惆悵永初三年除衡陽郡知冥理難避辭不免尋寢疾而亡

述異記曰陶繼之爲秣陵令殺劫其中一人是大樂伎不爲劫而陶逼殺之將死曰我實不成劫遂見枉殺若有鬼必自訴理少時陶夢見此伎來云訴天得雪今來相取遂跳入陶口中仍落腹而倒俄而陶遂病死

又曰姚萇既殺苻堅與苻登相拒於隴東萇夜夢堅將天帝使者勒兵馳入萇營以予刺萇正中其陰萇驚覺陰腫痛明日遂死

又曰張駿有疾夢出遊觀不識其處甘泉涌出有一玄龜向駿張口言曰更九日當有嘉問好消息忽然而覺自書記之封在筒中人不知也因寢疾經九日而死

幽明錄曰魏武帝猜忌晉宣帝父子非曹氏純臣又嘗夢三疋馬在一槽中共食意尤憎之因召文明二帝告以所見並云防理自多無爲橫慮帝然之後果害族移器悉如夢焉

又曰王丞相茂弘夢人欲以百萬錢買大兒長豫丞相甚惡之潛爲祈禱者備材作屋得一審錢料之百萬億大懼一皆藏閉俄而長豫亡

又曰隴西秦嘉字士會雋秀之士婦曰徐淑亦以才美流譽相帝時嘉爲曹掾赴洛淑歸寧于家晝卧流涕覆面媵恠問之云適見嘉自說往津鄉亭病亡二客俱留一客守喪一客賫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書主事事如夢

集異記曰陽平宋堇善解夢有孫氏求官睡得夢雙鳳集其兩拳以問堇堇曰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卿當大凶非其杖即削杖也後孫氏果遭母喪

又曰張天錫在涼州夢一綠色狗形甚長從城東南欲齧張張牀上避一匝乃墮地後苻堅遣苟長往破張着綠地錦袍從東南門入皆如夢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



